

陳捷先著

清史雜業

(四)

學海出版社印行

清史雜業(四)

陳捷先著



22.26
384
14

陳捷先著

清史雜業
(四)

學海出版社印行



清史雜筆(四)

著者：陳捷先

出版者：學海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〇〇二號

發行人：李善登

發行所：學海出版社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二九之一號

(師大綜合大樓)

電話：三九一—七六七五

臺北市郵政信箱二四一二八九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一四三五四號

定價：新臺幣 六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歡迎
光臨
PDG

目 錄

蔣良騏「東華錄」所記南明與臺灣史事研究	一
盛清皇帝與臺灣西瓜	三五
清雍正朝臺灣之理番政策及撫番諸役	四五
禪濟布巡臺事蹟考	五五
臺灣知府蔣允焄的新史料	九五
道光壬寅臺灣縣民抗糧案考	一〇三

蔣良騏「東華錄」所記

南明與臺灣史事研究

多年以來，研究清史的中外學者，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孟森（心史）先生的影響，認為蔣良騏的「東華錄」是一部值得重視而史料價值極高的史書。孟先生是前輩學者，是研究清史多年而有特殊成就的專家，他的說法當然是有依據的；不但在當時使人感到新穎獨到，即使在今天仍然富有啓發性。

蔣良騏是清朝廣西全州人，乾隆三十年（西元一七六五）入清國史館充纂修官。在他任職期間，曾經把「朝章國典，兵禮大政，與列傳有關合者，則以片紙錄之，以備遺忘」，沒有想到他「信筆摘鈔，逐年編載」的結果而「竟成卷軸」，終於著成了有名的「東華錄」一書。這部書共

三十二卷，記述清朝開國至雍正十三年之間的大事。由於他參考了乾隆朝以前的實錄、紅本及其他各種官修史書，在內容方面雖屬簡略，但保存了很多後來定本實錄中不載的珍貴史料；如順治間言官因論圍地、逃人等弊政而獲譴、康熙中有人為議捐納不可開而受罰等等的史事；所以孟森先生強調將書的重要，甚至他以將氏「東華錄」的史文，推論「改修實錄為清世日用飲食之恆事」。（註一）

最近幾年當中，我個人在國內外看到了將氏「東華錄」的幾種不同鈔本與刻本，發現將氏所錄的史事實在簡略，且有訛錯及手民致誤過多等的種種缺陷，然而書中所保存的珍貴史料，也確如孟先生所說的，有不少是乾隆朝修訂後的清實錄中不見的，而且內容特別，很值得作深入研究。這篇文章就是根據這一想法而寫成的，目的是想把將氏「東華錄」中有關南明和清初臺灣的記載，選錄出來加以分析研究，以說明將良騏「東華錄」一書的史料價值，並臆測將氏當年編錄這一著作的可能動機。

先看將氏「東華錄」所記有關史事與清實錄不盡相同的部份：

(一)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順治三年六月乙未（二十日）條記：

「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副將張國勳等，進剿太湖逆賊，擒獲偽大學士馬士英、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等。捷聞，令斬士英等，其有功將士，所司察敘。」（卷二六頁二一下）

蔣氏東華錄則作：

「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副將張國勳進剿太湖逆賊，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獲。偽大學士馬士英潛遁新昌縣山內，都統漢岱追至台州，士英屬下總兵葉承恩等降，並報稱馬士英披剃為僧。即至寺拘獲並總兵趙休元，令斬之。」（卷五頁一六下）

可見兩說略有不同，而蔣氏東華錄對馬士英被捕情景的記述尤詳，可補正史的不足。王先謙的東華續錄對這件事記載與大清實錄全同，也不及蔣書的內容豐富。

(一)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順治四年七月庚申（二十一日）條記：

「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茗州洞賊李長蛟等陷建寧府，總兵官李應宗、副將曹允吉死之。」（卷三三頁八上）

蔣氏東華錄對這事記為：

「張存仁疏言：莒州洞賊李長蛟、偽軍師王國用、陳泰鍾等，糾賊萬餘，犯建寧府。初四日，有土寇無數，白旂為號，突來奪門，城內奸細放入，遂為賊所據。海賊亦於是日進口，燒斷漳州江東橋，皆係鄭彩諸逆為祟。長泰、海澄、龍溪盡為賊出沒之所，分寇同安、安溪。」（卷六頁二上）

王先謙東華續錄也記述了這件事，內容雖較清實錄為多，但無「糾衆萬餘」、「有土寇無數、白旂為號」等字樣。

(二)

順治七年九月甲寅（初三日），清實錄記：

「福建巡撫張學聖疏報：逆渠鄭成功犯潮州，總兵官王邦俊率師大破賊衆，成功遁入海，報聞。」（卷五十頁八下）

東華錄記為：

「九月，海寇鄭成功犯潮州，總兵王邦俊死之。」（卷六頁一八下）

這一記載，兩書對潮州一役的結果顯有不同；而蔣氏對明鄭似有同情與好感。王先謙所記與清實錄同。按潮州一役，王邦俊並未戰死。

(四)

順治十三年七月庚戌（初四日），清實錄記：

「定遠大將軍濟度等奏報：偽都督總兵黃梧、副將蘇明、鄭純等，謀斬偽總兵華棟等，竝殲其部兵四百餘名，率衆雉髮，獻海澄投誠。……」（卷一〇二頁二二上）

東華錄作：

「世子濟度奏：鄭成功部下總兵黃梧、副將蘇明、鄭純等，謀斬偽總兵華棟，殲其部兵，獻海澄縣投誠。」（卷七頁一九上）

蔣良騏稱黃梧為「鄭成功部下總兵」，而不稱「偽都督總兵」值得注意。王先謙東華續錄所記與清實錄內容全同。（註三）

(五)

清實錄順治十三年八月癸巳（十八日）條記：

「福建巡撫宜永貴奏報：海逆數十萬襲陷閩安鎮，直薄省城，連營數十里，攻圍旬餘，滿漢官兵，奮勇剿殺，賊衆潰敗，重圍始解。」（卷一〇三頁一二上）

東華錄記為：

「十一月，海賊鄭成功陷閩安鎮，犯福州，轉掠浙江溫台等郡。」（卷七頁一九下）

王先謙所記與清實錄同。按鄭成功攻克閩安一役是在順治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清實錄八月記宜永貴奏報似較合理。蔣氏「東華錄」中不記福州「攻圍旬餘」「賊衆潰敗」等事，似有隱飾明鄭敗績之嫌。

（六）

順治十六年正月庚子（初八日）述清兵三路進略雲南省城一事，清實錄記：

「……三路大師，俱入省城，李定國、白文選與偽永曆，奔永昌，至是捷聞。」（卷一二三頁四上）

蔣氏東華錄對此事的記載差不多，只是說「定國、文選與永曆奔永昌」，沒有用「偽」字（卷八頁九下），不像清實錄凡遇南明帝王年號及職官稱號等都冠上「偽」字。王先謙則作「偽永曆」，與清實錄同。

（七）

順治十六年七月丁卯（初八日）清實錄又記：

「命內大臣達素為安南將軍，同固山額真索洪，護軍統領賴塔等，統領官兵，征剿海逆鄭

成功。……」（卷一二七頁三下）

蔣氏「東華錄」記事與實錄全同，只是不加「海逆」二字（卷八頁十下）。王先謙所記盡採實錄

(八)

順治十七年夏四月丙午（二十二日）條，清實錄記：

「平西王吳三桂疏言：滇南負固有年，一朝戡定；獨逆渠李定國等，挾偽永曆，遁出邊外。是滇土雖收，滇局未結。……」（卷一三四頁一八下）

蔣氏「東華錄」僅作「獨永曆在緬」，未加「偽」字（卷八頁十二下）。王先謙的筆法與清實錄同。

(九)

康熙元年二月庚午（二十六日）條，清實錄記：

「……大軍至緬城，緬首震懼，遂執朱由榔，獻軍前……滇南平。」（聖祖仁皇帝實錄卷六頁九下）

王先謙所記與實錄全同。蔣錄則有「緬首奔應時」人名，比較詳細（卷八頁二十下）。

康熙二年十二月甲午朔，清實錄記：

(十)

「靖南王耿繼茂、福建總督李率泰等疏報：十月二十一日，臣等統率大軍渡海，攻克廈門，賊衆驚潰登舟。水師提督施琅，會荷蘭國夾板船，邀擊之，斬首千餘級，乘勝取浯嶼、金門二島，逆賊鄭錦、周全斌等，勢窮宵遁。」（卷十頁一四下）

王先謙盡採清實錄。將氏「東華錄」卷九頁一一下對此役記事除「登舟」二字誤刊為「登州」外，大致相同；惟對鄭錦，沒有冠用「逆賊」字樣。

(十一)

康熙三年五月丙寅（初五），清實錄記：

「靖南王耿繼茂等疏報：三月初六日，臣與總督李率泰、提督王進功，海澄公黃梧等，領兵先後至八尺門，偽威遠將軍翁求多，率兵民六萬餘人納款，十四日夜半渡海，進拔銅山……逆渠鄭錦，僅存數十艘，乘風遁走臺灣。……」（卷一二頁二上）

將氏東華錄記事大致相同，只是在鄭錦名字之前，也未加「逆渠」二字（卷九頁四下）。王先謙所記與清實錄同。

清實錄康熙三年七月丁未（十八日）條記：

(註)

「敕福建提督水師總兵官施琅等曰：海寇雖已蕩平，逆賊鄭錦，尚竄臺灣。茲以爾施琅，素諳海務，矢志立功，特命爾為靖海將軍。……」（卷一二頁二六下）

將氏東華錄記述簡單，僅作：

「七月以福建提督水師總兵施琅為靖海將軍，往剿鄭錦。」（卷九頁四下）王先謙改作「征剿臺灣」，餘同。

(註)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丁巳（二十二日）清實錄記：

「奸民楊起隆，詐稱朱三太子，糾黨謀叛，約於京城內外，放火舉事。鑲黃旗監生郎廷樞家人黃裁縫，正黃旗周全斌子周公直家人陳益等與焉。是日，郎廷樞察知其事，隨挈其家人黃裁縫等四人首告。周公直亦呈首，有素不識面兇惡之徒三十餘人，在於伊家。正黃旗都統圖海、祖永烈等，親領官兵，圍周公直家。鑲黃旗副都統紀哈里等，亦親領官兵往捕，賊陳益等放火拒捕。鑲黃旗拜他喇布勒哈番鄂克孫，首先入內，官兵繼進，挈獲陳益等

，復廣為搜捕，共獲賊數百人，楊起隆逃去。所獲賊黨，俱下三法司勘問。」（卷四四頁一五至一六）

蔣氏東華錄記述這件事為：

「奸民楊起隆，詐稱朱三太子。廣德元年，糾黨謀叛，以白布裹頭，紅布披身為號，約於京城內外放火舉事，潛聚鼓樓西街降將周全斌家，全斌之子公直首於正黃旗漢軍都統祖永烈，永烈與正黃旗滿洲都統圖海，偕吉哈里及佐領鄂爾遜等，率兵圍之，生擒其偽齊肩親王焦三，偽護駕指揮朱尚賢、偽閣老張大、偽軍師李柱、偽總督陳繼志、偽提督史國賓、偽黃門官王鎮邦等數百人，送法司鞠實，磔於中。楊起隆逃去。」（卷十頁四下）

從以上兩書所記，我以為有幾件事值得注意：（一）蔣錄確比清實錄詳細，如「廣德元年」、「以白布裹頭，紅布披身為號」以及若干起義首領人物名單職銜等等，都是清代官書中不見的，足可補充有關史料的缺失。（二）蔣錄記周全斌是「降將」（按周氏原係明鄭部將），可見他們投降後仍有部份官兵是想反清復明的，而他們起事的當時，正是吳三桂宣告全國反清後不久。（三）清實錄記鄂克孫為「拜他喇布勒哈番」，蔣錄稱他是「佐領」，名稱既有不同，但兩者都為正確。按鄂克孫原姓富察，滿洲鑲黃旗人，父鄂通武在世祖時頗有戰功，曾經被授為「拜他喇布勒哈番」，滿文

作 *batatabure hafan*，是「騎都尉」的意思，這是一個世襲的官爵，所以康熙初鄂克孫世襲了這個爵號。「佐領」則是官名，是清朝八旗制度中一個專辦各旗自治事務的基層長官。鄂克孫可能因為這次英勇破獲「朱三太子」的謀叛事而升了級，因為他在第二年春天隨定南將軍征江西等地時，他的官職已是「參領」了。(四)臺灣文獻叢刊「清聖祖實錄選輯」中沒有選錄這一條，大概是疏忽遺漏的關係。

(四)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九六頁一四下記：

「福建總督姚啓聖等疏報：逆賊鄭錦，已於正月二十七日死，其長子為衆所殺，僞侍衛馮錫范，立鄭錦次子鄭克塽。鄭克塽，即馮錫范婿也。」

蔣氏東華錄記為：「海賊鄭錦死，其黨馮錫範奉其次子鄭克塽襲為延平王，其長子克塽被縊死。」(卷十二頁六下)蔣錄記「延平王」及克塽被縊事，都比清實錄詳細，而馮錫範的「範」字也比清實錄用的正確。王先謙續錄所記與實錄同。

(五)

康熙二十五年八月庚辰(二十八日)清實錄記：

「福建總督王國安奏請臺防兵丁，三年之中，陸續更換，下部議行。」

蔣氏東華錄則謂：

「福建總督王安國條陳臺灣事宜：一、臺屬士子請照內地例，府學額進二十名。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學，照中縣十二名。提學道不能渡海考收，交分巡臺廈道就近管理。二、臺灣文武官三年後例得升轉內地，官與兵似屬一體，現在兵丁到汛年月各不同，請將此內有願在臺者聽留外，餘按赴汛年月，三年調歸原營，仍於內地照數撥換，以示軫恤。三、臺灣澎湖兵，除糧米于本地支領外，其餉銀取給內地，往來海船，每患漂溺，每年祇四月風信極順，十月波濤恬靜，稍可無虞；請于每年四月內，即發夏秋二季餉銀，交該管官貯給。得旨：臺灣駐防兵丁著于三年內，陸續盡數更換，永著為例。餘如所議行。」

按康熙二十三年五月至二十六年三月，福建總督係王國安；蔣錄誤作「王安國」。然東華錄有關此事的記載，顯然比清實錄詳盡很多。

(六)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四〇頁三一上記：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壬辰（二十六日），命臺灣府開爐鼓鑄。」

蔣氏東華錄則作：

「福建張仲舉疏言：臺灣所用明桂王偽號錢甚多，若一時全禁，貧民無以為資。請開爐鼓鑄，收買偽錢銷燬。從之。」（卷一四頁二一下）

可見蔣氏記載較多，而且說出了開爐鼓鑄的原因。王先謙僅記「命臺灣鑄錢」。

以上所引的部分記述，相信已經可以說明兩書的不同了。蔣氏東華錄一直被大家詬病的是書中記事過於簡略，事實也確是如此；可是對南明與臺灣的記述則多有比實錄更詳盡的，這一點實在令人起疑。尤有進者，蔣良騏在他的東華錄中竟又記下不少清實錄中不見的南明與臺灣的資料，而這些資料又多是對清廷不利而同情或懷念故明的。現在我就選出一些重要的列述如下：

(一)

在大清歷朝實錄裏，我們看到多爾袞入關後不久，曾致書史可法，教他降清；可是對於可法的回信，實錄裏只記：「可法旋遣人報書，語多不屈。」（見世祖實錄卷六）幾個字。蔣良騏在他的「東華錄」裏却盡錄了史可法回信的原文：

「大明國督師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啓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